四書溫故錄

四書識故錄自序　　　仁和趙佑

莫故於四書吾所最先習之者也五經則待四書畢而後習者也其在四書以五經爲故讀四書不逆之以五經不足以通四書也其在四書集註以古注疏爲故讀集註不兼之以古注疏不足以見紫陽採集之精體經明道之功凡諸儒之説勤于注之疏之者亦均自故出均有功于其間而所見之分詣不同故其所得僅止于膚末而至有紕繆顯然之失以俟學子善求故用故而不泥于故爲之云非存見旁雜眾

說舉其大綱析其微奥而後稱集成焉故遵朱者不易之定典也世之學者或偶憑一隅之異同妄矣陋矣雖然凡故之異乎朱子而紕繆顯然者既非讀之不足以見其有同乎朱子而仍不及朱子或較過于朱子與夫雖異乎朱子而未嘗不足以備學者質疑析難參今註所不逮者則亦皆朱子所以俟學者之善求而自得之初無礙乎其爲遵朱者也佑讀論孟注疏越數四始致稍點筆其中隨仙見聞以時存記用乎免遺忘備質證廣啓廸久乃別錄出之或篇或

段不拘章句節次不多分卷學庸裁數篇末爲取趙岐孟子章指統名之曰四書溫故索溫尋也尋重也于文尋作燖古作爇皆以寒更溫之于義取諸復天地之理莫大于復寒則閉溫則生故終則有始君子以之溫故而知新故無窮也溫亦無窮也特患乎知有故而不溫曰求新而反失故則寒之矣寒未有能生者也奚新之足云學者其慎勿謂故可寒哉時乾隆五十二年太歲在丁未六月五日我生初之歲月日也書于保安寺街 五百九字

四書溫故錄目次六　　趙佑學

錄孫氏近指

思孟授受考

計共五千六百字有奇

大學古本說

大學依古本讀講自順。古大學一篇文理渾浩。朱子恐學者不易得其頭緒之所在。故爲之分經分傳三綱八目以次相從。便于讀而易明。非必有自我作古之心。學者讀大學不能不從朱子章句入門。而至于詳說反約。則體會古本自然一貫。豈可尤而效之。復爲多事。此安溪李文貞所以有大學古本之釋也。約者何。誠意是也。誠則所以統明德親民而止于至善之實也。其體具于身。而其用起于意。人自有生。即有

知聖人因其知而教之學以廣其知爲行之地知與行之交則意生焉知足以生意足以奪意知日多則日岐而意因以雜知亦因以蔽將不能充其行無從得所止矣故大學五所謂特于誠意首丁寧焉其不欲致知格物者非亡闕也亦非遺之也蓋古者先入小學而後大學自子能食食即教之數與方名以漸稍長成童凡所以閑習其耳目手足者莫不餙而易詳而有法曲禮文王世子內則少儀所載末也有本存焉粗也有精寓焉皆古人教學之樣與何一非物

何一非格即何一非知何一非致是當其為小學而已具之及為大學第因其所已知而進之以遂乎無窮非有加乎其外也殊不須別釋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獨言在者一則變文以順理一則格致之學無窮非直以為先而已然而曰物格而后知至又結以修身為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則先後之義亦備擧矣後世小學廢讀書多倒小子初就塾啓蒙明有曲禮諸篇不以授而即讀大學則徒見其濶遠而無序即欲稍與講明亦茫然不識何謂此失通俗不悟村塾動授

百家姓、千字文之類、更不知誰作、倘不若三字經、小四書稱近小學遺意也、近來善周君著養蒙術、先以左氏春秋、亦過高、總當以曲禮、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為正、附識于此、是以朱子特揭格致一章為大學始教、以示學者門徑、入見其補大學也、吾謂其補小學也、亦在乎善讀者之觀其會通已矣、若孫奇逢曰、格致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蓋物不可指名、自誠意、康誥、盤銘、邦畿、以及身心家國平天下章、無往非物、即無往非格、斯言亦足相發云、

親民解

大學在親民古注闕竊以一親字義味深長最宜潛玩親民卽萬物一體之意猶仁民愛民勤民獨言親者緊承明德八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是已夫民至愚賤也至渙散也其勢恒與上濶而不能相親端在上之人有以親之古之聖帝明王一民飢由已飢一民寒由已寒其視天下之人皆若耳目手足之繫于心而疾痛痾癢之相及爲之三推三總以親其事春省秋省以親其地爲之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問百年

者就見之以親其人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唯恐民隱之未周知而吾行之一不當也使其民養生送死有恩有文相保相愛習親夫上之所爲而莫不有以相親孟子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親于下而後有以親其上故能樂事勸功下令如流水趨義如子來至于效死而弗變此道得也天下之勢莫患乎睽睽則離離則背或同居而志不相得莫樂于比比則順從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焉親諸侯所以親民也大道之行也民不

獨親其親亦以上之親勸天下之親而已故曰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故可久有功故可大後世自廉遠堂高之說興而民之于上但見爲尊而不親上之人惟以民視民不復以親親民則愈不親不親之至將并忘其所爲尊而民以多所敢多所敢而民不可治矣先王知其然故爲道之以德而廣厲之于學夫士方在學猶是民也未有治民之責而往往自以國之貴胄俊秀薄齊民非吾與則有親而不親者異日起而爲治其不病吾民者幾希是以大學之道

於其由小學而入也恐其視前日之春秋誦弦一切羽籥干戈洒埽應對進退等文爲之末迹而無關于性命之大也首示之曰在明明德使反而求其原于天焉則已統乎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矣恐其視吾學之第以爲已事而無與于民物也進示之以在親民使廣而觀其合于人焉則已統乎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其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言欲平天下者明德天下之民所同具也天下之民能皆明其明德則平矣然而天下不皆明以待君子之推其明君

子不必使天下之民之皆能明而常存此欲惟其有見于民之同一體無彼此遠近皆在吾明德中親之謂也末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則親之義益以切著而無可易矣

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蔡傳從馬融以新為親大學在親民朱子又因程子以親為新其實古本並未確有訛失故論之者衆但不得如毛大可之長事爭吵先自貽人以口柄也

親民解二

治民之道。在循其故。而不在乎求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農桑衣食以養生。喪祭以送死。天之所與。人之所同。先王之所制也。故也。民莫不有其故者。因而治之。第使斯民有以安其故。而無戾乎人道之常。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非所謂新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長非可言新也。夫明明德。何以重言明。言無以易乎本然也。豈可復其初。是已。則其于民。亦猶是也。故曰。欲明明德於天

下言天下則盡乎民矣言明德于天下則推已之明與民共明之無所爲新矣且夫人之學道進德樂其日日新而發政治民無取乎日日新也日日新民無適從矣求諸六經都罕言新民者康誥作新民一語蓋以民去紂之暴永習之初而謂之新民新屬民言非主上言也在上者因其新而有以作之章句振起其自新之民是已則其未嘗別有以新之明矣夏書有曰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亦以羿俶擾天紀之久人心風俗有爲所染而失夏先王本來者一切爲之禁

論寬其既往，導其將來，與之新，仍是復其初耳。章句因之，既易親爲新，而又爲之詁曰：革其舊染之污。夫民自有生以來，好是懿德，何所得舊染之污？王者以道宜民，至于垂衣裳，洽無秕政，自無秕民，更安所得舊染之污耶？惟桀亂革除之後，乃有新政與民更始。湯武何已然亦數百年而一遇，且第革舊政之汙，非徧天下之人皆以爲汙而革之新之也。聖王不忍以汙視其民也，故曰不易民而理，曰因其道不易其俗。王莽唯不知此，乃祿飾周禮，盡變漢舊，而以新號于

天下王安石唯不知此乃創爲新法以戕有宋之國脈而諸儒爭非之然則何新之足言哉善乎鄭康成之注六經其好改字亦甚矣而獨于大學在親民未嘗疑而改之且不爲之注無亦習于漢令以長吏爲親民之官必使久于其任所謂親民蓋卽取義大學中久爲當世所共喻是以不煩更釋也今之講書行文者已無不遵朱註而言新要不如言親之無病而有味其于古今治道之不在求新不可以不察也

身命解

身有所忿懥云云．與舉而不能先．命也．今皆遵註讀身爲心字．命爲慢字．竊謂二字只依字讀儘自通．提、不必改也．蓋人無不私其身者．有身卽不能無情累．故有忿懥四者．其用在心．實皆爲身而起．身之所値不同．則心之所存各出．累其身．因以累其心．而不得其正．故首句卽順經文所謂脩身．提一身字領起．是言身不修之爲心害．君子所以欲修其身也．下節又順上節不得其正．點明心字領起．是言心不正之爲

身害君子所以先正其心也賢人有安命之學君相有造命之權見賢而不能舉則見不成其見舉而不能先則舉不成其舉以爲是賢之命如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之類在賢者固當知而安之曾是操用人之柄而第諉諸其人之命矣乎于賢多所失必于不賢多所御以至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是明明惡賢而愛不賢至終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始以過期解免則何及焉命也過也皆庸闇之所爲藉口而不知其菑之必逮者也

中庸總論

中庸禮書也禮本于天地殺于萬物而作于先王近在人倫君室之閒遠及天下古今之大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君子終身而莫能盡由其無形象言之謂之道由其有節文言之謂之禮禮一也先王之制禮非作而致之也根極于人心之所同體察于躬行之所得以爲教天下萬世之鵠其起教至渺其爲體至備依之爲君子反之爲小人世之人唯不知禮以禮爲僞以儀爲禮于是以無爲道道其所道而仁義忠孝

之名皆起于衰世子思子憫之特爲推其原于性命極其量于位育約其功于知行自于卑邇証其用于鬼神遠乎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要其實于誠明無息而後一言以贊之曰大哉聖人之道贊道也實贊禮也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聖人之本此洋洋之道以制爲優優之禮也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卽其註脚也是禮也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具在其中至廣大也至精微也至高明也至中庸也有故焉有

新焉惟聖人能作之惟君子能崇之其作之也無其位者以待有位無其德者以待有德其崇之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之而已矣敦厚者誠也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而禮不可以行矣敦厚以崇禮故時措之宜也合內外之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君子不皆有其位而德性問學無不可自盡于一身爲法于天下若此者其唯仲尼乎仲尼是聖人之道之所待而爲天下至聖天下至誠者也然而仲尼不作也惟

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曰君子中庸而已中庸者聖人之所以聖禮之所以行人之道而天之命也故終反而歸其至于天

在下位解

哀公問政章在下位節講家皆知從上豫字遞出誠字却遺經何以言在下位之旨棸前言修身治人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終之以懷諸侯是即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已全乎周天子治天下之道矣而于此突提下位有謂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以不誠也理則是而語未析于是文家概以獲上信友順親若第爲當世士大夫責而不知其全不切對君者此節至末正聖人所以策厲哀公者特從在下位引起正謂

哀公爲一國之君其于周天子猶是下位也是時周室積弱無能修文武之烈諸侯久不知有上安知爲下督政充事重哀尤闇弱而有此問方曰虞其下之不可治位之不克終何期獲上是皆由其不明乎善不誠其身馴至于貽敗困窮廢非一端故子特爲提醒之而歸之果能此道公誠不辭困勉強擇善而固執之反諸身而無不誠則以其誠施于親即前所謂親親之仁而無不順矣以其誠之順乎親者施于朋友即前所謂尊賢之義而無不信矣由是三五行九

經畢文武之政畢即文武之人存周天子賴之以振王靈而復周道其為獲效必有不止如二伯之錫命為侯伯者豈不上安而下全哉夫何民不可治之有聖人言政從未有如告哀公之備者他日告哀公亦未有如中庸此章者蓋即變魯為東周之志盡發乎其中也夫聖人之言無所不徹往往乍讀若平易而熟復之乃見其渾穆宏大有如此若上下親友常詶以解孟子所述則可而固未足以語于此也

屋漏解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詩文本一串明謂屋漏中有神以戒君子而中庸兩引之章句義稍未備于讀鄭箋惟釋屋爲幄異耳其云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曰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屋漏之處有神居之故言祭特于屋漏有事之節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

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佁按古人室多南向東陽而西陰西北隅又陰之陰故以爲屋隱暗處而神之所棲謂室神也此與室西南隅爲奧分上下皆有祭但奧向明人常居之故尊者主奧屋漏背暗人不居之獨以奉神故禮有設饌之事詩言相言尚不愧獨于屋漏而子思引以言君子之戒懼至爲警切其祭在正祭後與繹不同繹祭在次日屋漏之祭在本日久爲後世所不

行說經者亦但知言祊繹耳今之八旗大家于既祭之夕有所謂背燈祭者獨得特牲禮意于繹祊道合見古道之猶存歎漢俗之不及矣向來講章分體物而不可遺爲氣機之鬼神使天下之人節爲祭祀之鬼神引詩爲屋漏之鬼神幾似鬼神有三誠知詩文本一串神即在屋漏中屋漏亦有祭事則神格自不妨以屋漏言而屋漏之神即祭祀之神原非有二特朱子于前章之神不言屋漏後章屋漏不言神耳

錄孫氏中庸近指

容城孫徵君奇逢以明末賢書隱居不應辟為學綜貫經史所著四書近指十二卷多心得之言而無偏駁之習予從四庫書中隨筆散抄論孟諸段為其與鄙說可參證既各聞見之惜不能多也茲因所記存中庸數條復總撮如後稍具崖略

鄒潁泉曰喜怒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睹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以此位

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耳不是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于身一家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織雞豚果蔬各遂其生亦可言位育湛甘泉曰中和者人所受于天與聖人同者也然必有戒懼慎獨之功方能復此本體李延平與文公說如此按湛氏據延平語中和大本達道就養成後言最是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蹈其中到頭

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不惺惺去又云與溺于利欲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人言却難曉獲陷阱能擒取禽獸者餌昏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欲昏之也隱怪能誤人者意見昏昏之也

遯世與避世別避必隱遯不必隱君子中庸之德不大聲色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佑案此義松陽講義同

一日有一日之位一位有一位之行自得則無求人之事不求則無怨尤之心

天下無二鬼神.

武王憂在續緒.周公憂在成德.

顧涇陽曰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有所以亡者矣鬼神于所以處知之故顯出禎祥妖孽來至誠于所以處知之無論在位不在位可爲不可爲到處有精神斡旋非但知之而已故曰如神又曰必有二字是從興亡分妖祥非以妖祥卜興亡也將興之國雖妖不爲災將亡之國雖祥亦爲異雉升鼎耳殷道以興鸞集朝堂隋煬

以云豈不以人哉蓋見祥而為不善則祥反為妖見妖而為善雖妖亦為祥也

誠者自成一句已盡自原備萬物一物有遺即已一處有缺欲自之成也得乎然則道非自道而誰道哉在氣此于兩自字不分可解最正觀第三節非自成已而已也添一已字則自之義更顯矣蓋首言誠所以成已次申言不可不誠後更從成已推出成物耳講章徒支離其見謬以自成之自為自然自道之自方為自已與夫鬼神章之以體物節為氣機之鬼神

使天下爲祭祀之鬼神無端界畫皆橫生荆棘于本文之外得先生說可以不辨而明矣然尤在善讀書者之知所推廣也

思孟授受考

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實錄也自趙岐孟子題辭以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史記索隱引王劭以人爲衍字孔叢子曉出其稱子思十六作中庸已無是理又載孟子與子思問答事而程子中庸序亦云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語也據其傳述淵源而言之可也謂其親相授受不可也蓋觀孟子屢稱子思或論其事或述其言皆從引古常例絕無尊異之稱至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

子私淑諸人也人者衆詞略詞若果親受業子思何難明切著之計子思嘗魯繆公孟子嘗魯平公孔子卒以哀公十六年而伯魚已先卒子思度非甚少者二十七年卒下傳悼公三十七元公二十一然後及穆公自哀十六至穆公之元七十一年是時子思已老矣其卒于穆世可知也穆三十三年卒下傳共公二十二康公九景公二十九然後及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孟子已老矣自穆之元至平之元九十四年平又三十二年卒孟子之卒于平世又可知也則謚

穆公三十三年中孟子已生與否尚難確定子思若其時著書踰成豈能以授孟子孟子何從與之親相問答是必肅削世家之續竊諸君之年以就之而後可也故謂孟子非親受業子思前儒多有疑辨其間者具非苟矣愚更謂非但受業于子思之門人且或受業于子思再傳之門人且非止一人蓋所謂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特以其願學之誠引而近之故約之以百有餘歲其實由孟子上距孔子卒時已百七八十年間矣則當孟子幼學將恐子思之門人亦多屬

流聚散也孟子惟其志在孔子凡有能言孔子之言者不擇廣諮而博識之以冀至正七十子之徒庶皆其所竊取也蓋孟子亦如孔子之焉不學而何常師之有者義不可有所偏屬故不專舉名稱而第渾其詞曰私淑諸人人者衆詞略詞其亦師不必賢于弟子者邪然要其淵源之實自在子思故七篇中述子思者獨多以詳于曾子亦然而史特繫之子思然則雖謂之受業子思亦無不可

四書溫故錄目次一

仁和趙佑學

論語一

計共一萬二千九百零三字

論孟體例

論語孟子體例各有不同人第見論語二十篇四百六十二章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文辭之繁簡由風氣之升降雖聖賢亦有不能強合者也茲偶舉其一二論語諸賢之稱聖人曰夫子亦曰子聖人稱諸弟子則曰小子二三子其專稱則呼名呼爾女從無稱子稱字者唯孝哉閔子騫乃舉人言非其例也諸賢自稱皆以名以弟子其相稱于聖人前亦必以名從無稱

乎與字與自稱吾我者。唯曾皙兩稱三子者。乃統舉之詞專則仍名之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二語意爲較量人己。乃設事。非自稱也。漆雕開一稱吾。僅見而已。至七篇中。則諸人之稱孟子。曰夫子。不復稱子。而子乃爲孟子稱其弟子之稱。無復呼名爾汝者矣。諸弟子唯自稱仍以名以弟子。而相稱則不復名。如公孫丑問樂正子強乎。公孫丑曰高子曰。公都子曰告子曰是已。高子。告子。宋時定爲孟子弟子。封爵從祀卽一師弟稱謂間而升降懸殊如此。蓋子者男子之美稱。故春秋

褒則書子。古者用之以稱所尊。有天子而稱子者。書之復子明辟。詩則不如子之衣是也。諸侯而稱子者。公羊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又在喪稱子是也。至大夫稱子。爲衆著矣。其又以爲男子之通稱。則用之敵體。尤衆著矣。然未以爲卑稱。流及既降。而子之稱積輕。于是師弟朋友通用之。其爲師稱也者。則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重冠子以示別。有不得不然者。其爲弟子稱也者。則孟子之書。卽其例。甚或自稱亦曰子。諸子之書皆是也。以逮秦漢間。而師儒之稱曰生。長老

之稱曰公。逸其名者亦曰公。皆風氣之轉移爲之也。然而論語。則自截然不混。然則讀論語。當知論語之體例。讀孟子。當知孟子之體例。今乃有代聖人與弟子語。而用孟子之稱。不名之。爾汝之。而子之。以諸弟子自稱相稱于聖人之前。而肆然稱吾我。稱字稱子。豈不大相左哉。又記者紀述。各有體例。凡書孔子對曰者。皆以對君。對執政。而重其詞。然于孟懿子。武伯卽不然。以懿子。本與南容同受業。而武伯。其子也。懿子不得列弟子之數。蓋當時以其助季氏逐君。黜之去。今或一例而言對。可乎。甚

乃于諸弟子間用之有是理乎孟子稱梁惠齊宣曰王于齊宣又自稱臣以爲卿也其于滕文則初稱世子後稱君中間稱子旣葬未踰年之子也自稱止曰吾諡文公有師事之義孟子未嘗仕滕也今皆一例無別可乎此宜事之極淺顯易知而言之適遭訕笑者然而村學究闇于大較高明又以爲無關要領絕不顧其隨筆之失且如春秋戰國劃後人尙論借爲分別時代名目並非孔孟當日有以其世爲春秋之世戰國之世者也而作者動以闌入本書語中不之

祭夫先正之論制義斤斤焉以代聖賢立言與他體例不同故其辨至嚴雖有斷制非用我法也今將并八股之體例決裂而不顧又退與論經書之體例哉則予益不勝風氣升降之感也

魯論考

陸氏邢氏皆以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是也以愚考之今所行者亦第篇次從魯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今則無之古文分堯曰下章爲從政篇今則合之是而其中字句讀解則或從齊或從古不復夏侯蕭韋之本矣即何氏序所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至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而何氏又集衆家之解頗有改易者也今人概稱論語爲魯論蓋未

審別云漢初傳經皆墨守本師各自單行不別通互難免迴護牽勉而其用心甚專鄭氏學博好奇始以多所改易亦尚不沒本文何晏因之遂合衆本之異同去之從之以異成一家之善本其源蓋濫觴于張禹而其流別則至于宋胡氏之春秋集傳而極矣然魯讀往往不如古釋文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今就釋文音義所載尚二十餘事學者可以考見得失焉

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可使治其賦也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崔子弑齊君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下如授曾讀下爲趍今從古
瓜祭曾讀瓜爲必今從古
儺尸多反曾讀爲獻今從古
君賜生曾讀生爲牲今從古
車中不內顧曾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仍舊貫曾讀仍爲仁今從古
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曾讀饋爲歸今從古
片言可以折獄者曾讀折爲制今從古
謂之躁曾讀躁爲傲今從古

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

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曰不知命章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以上唯兩歸字之讀爲合餘皆絕異陸氏皆云從古而不見有從齊者說者以季氏篇至末多稱孔子曰爲齊人所傳也孔子曰不知命亦當齊與古同而今

本無孔字殆失挍也瓜祭集註獨從魯讀並載陸氏曰其實陸自從古不從魯注疏同又哀公問社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云云邢集註所用音義云社如字鄭本作主云田主疏言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所不取則亦從古不從魯者迹之以補釋文之闕

重出解

嘗讀四書中重出之條唯中庸哀公問政第四節下在下位三句是錯簡複重後文于前餘皆無可刪置也論語疏曰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夫既出各記自不免重複參差既以類從卽非無義例蓋聖人原非一時一事之言或前爲彼而後爲此無嫌重也即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據史記爲衛靈公發也至後篇止多已矣乎三字蓋所慨益深矣今既並論之其他皆此例也是

以古注未嘗言重出邢氏始閒言之亦有不然者自集註槩以重出置之而後人遂從删不復讀過矣故爲次而辨之論語六孟子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疏此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註此是鄭注案事父母幾諫章疏曰此并下三章皆明孝也則本以類從而上下兩章言事父母存時此專言歿後與前篇不同未得謂之遜其半不當删置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疏此章戒

人忠信改過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以人故重出之案此非重出亦因上章而及之也人之所以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由其素不忠信樂比匪而畏改過也聖人無忍棄人之心故雖至于無如之何而猶有倦倦焉記者懼此以示勉抑或即聖人之承上言而復言此未可知也不當删置

入大廟每事問案前子入太廟章記言也此紀事也鄉黨本獨爲一章而中分節次與他篇各自分章者不同安得以此六字爲前篇之重出乎故邢疏不言

重是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案此比前少君子二字蓋以教人皆當如是也猶之多巳矣乎三字者皆易是一時之言不當以重出删。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疏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巳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曾子遂曰君子思慮當不出巳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案此以夫子繫易之言申釋平日之言也夫子繫易取諸易

象有以字曾子引之非爲言象故無以字前參伍稽或爲夫子之言此爲曾子述夫子之言而解之或記者之誤記以相發明故爲一章足明上非重出上其位是人之位下其位是已之位謀非其位則必思出其位而人已兩失矣此卽中庸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孟子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一章中兼具之更不當避古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此眞重出也然亦與下章惡利口以類從蓋記者有意義存焉還曾並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也案此章今以為重出尤非去他國之道也前豈已有之乎前兼敘三聖此專論孔子前統論聖之時此專論去國之道也家臧先祖考手錄臧氏四子書略言六卷于盡心章何下獨存去魯章其解如此臧氏明末老儒講書多心得之言惜其名佚云

學辨

聖人教人莫先于學故論語學而第一天下無人不當學禮王制文王世子是已無事不當學小學大學是已無時不當學疏載皇氏以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備矣孝弟不待學必資學以成之聖人不易學猶須學以幾之古者以其執業之名謂之學即以其所居之地謂之學明其無間然也未有文字以前聖人學于天地故曰崇效天卑法地既有載籍以後學者學于詩書故曰必則古昔稱先

王、皆言必有所效也、故學必有師、必擇師、師之者、將以效之、師以其所效、使人效之、謂之教、謂之斆、書惟斆學半、是也、王其效邦君、效、卽斆也、教也、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工、言效天下之功也、明斆與學、皆得言效矣、一是以效使效、一是效其所效、集註學之爲言效、蓋出諸此、古訓學爲覺、是明學之意、學之言效、是釋學之事、二者盡之矣、不知毛奇齡何意、必以學止是業、而駁言效之非、且謂近于百工匠作之爲、夫君子之學、與百工之學、事不同、而義本無殊、故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特舉之爲比擬奇齡胡不省諸且百工匠作正是以執業爲名安見言業之足以別乎蓋毛氏之說但知詆誹朱子而絕不自顧其擶背往往然也卽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以小學爲學之小者大學爲學之大者故有小節大節之說原不以人言然人莫不由小而至大卽學無不先小而後大方小子時有小子之學自不可驟語大及漸長大則有長大所當學又不可囿於小此相因必至之理安見言大人之非且大人之名正

不專以年齒言也易曰利見大人子曰畏大人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則帝王聖賢皆可以大人統之今以大學三綱八目豈非所謂大人之事備者哉吾故謂朱子之詁義本圓胡渭作大學翼真欲改大人為成人語反滯耳而奇斷必橫加譏訕若朱子于論語大學即發首一句一字已必不可通也者乃其稱學記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為先而釋之云親人即親民也以証誼親為新之非先忘却學記本文乃是建國君民孔疏謂建立其國君長其民並

不作親人二字此鄭康成之所不敢改復來閒有別本指爲案據千百年來久爲經生習讀熟用之文而奇論一旦輙妄改之釋之以就其說以劫其六經爲我註腳之能何道也哉彼其所爲偽智燃愚何嘗無多言之中卽可笑亦不盡若此觸已隨舉一端貝卽在發背一二頁間其他曷足深論也然且猶有從而餔其糟揚其波者也則吾所不能槩置之不論也

弟子門人辨

雅不喜歐陽公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之說然而邢氏之疏論語往往同之近秀水朱氏全主之別爲仲尼弟子孔子門人二考舉凡舍章之言門人而上下文有人可比附者輙強屬之于曲門人問曰曾子之弟子也門人欲厚葬之顔淵之弟子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路子路之弟子也并門人治任將歸子貢之弟子也此其繆易曉殆不勝辨而求其所以得間則因子夏之門人一語以

論語主于孔子故稱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明其淵源孔子之門也夫謂淵源孔子之門可也而不明繫之曰子夏之門乎曾子有疾謂門弟子何又不主于孔子稱門人乎夫子夏之門人辭之明有所繫唯此而已其各章門人皆非有所繫徒比附其上下文強屬之然則互鄉童門人惑將誰屬檀弓孔子與門人立又誰屬至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其文大明矣猶得以此門人例爲子貢

之弟子乎弟子列傳自吾有回門人曰親將以此門人例爲顏子弟子也而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又得例以此門人爲子路之弟子乎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謂其受業于子思之弟子非親受業子思可也謂其非親弟子而稱門人可乎蓋弟子門人一也以執禮之卑曰弟子以受業于門曰門人合言之則曰門弟子約言之則曰徒孔子之稱其弟子或以小子或以二三子而記者書之曰門人爲其不可悉名也何妄分而殊屬哉然而何晏趙岐之注則

皆未有此說其于小子鳴鼓而攻之鄭曰小子門人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文無異辭可見漢儒質直至邢疏始曰使其門人聲其罪以攻責之一其字直以鄭言門人爲冉有之門人如各章例而夫子凡教人以弟子攻其師者亦太甚矣哉朱氏之爲考搜討綦勤亦徒爲廬陵役也

有子曾子

有子曾子皆名不隷于四科行無儕乎十哲有子更未聞一及聖人問答經品藻而論語紀其言即以承子曰之次又次以曾子然後次以子夏子貢皆稱子而繫氏如孔子例者獨有子曾子而已當時以有子似聖人而曾子爲傳道之宗門人服從者衆故用師稱而不名字之參乎參也厥惟聖人名之如諸賢例有若一書名則以對君也考諸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家語作三十三歲凡諸賢年歲與史記互異者甚多今以家語後出姑從史記邢疏

引史記作四十三歲益誤衍一字則在七十子中齒纔亞于子路計當孔子卒時已及六十蓋莫或先而禮記記其卒在魯悼公世悼公弔之不與哀公之誄尼父焉傳又稱孔子既沒弟子相與立有若為師他日問以月宿畢不雨及商瞿事無以應遂撤師席則為大詬矣何也蓋觀孟子說此事以為強曾子不可則已不果行明矣豈惟曾子知其不可有子早當知其不可豈有輒抗顏之理諸弟子又豈有以一二術數小技為此兒戲之理然則有子之學焉縱論語所紀而可識其與

曾子不殊非他賢可過也然集註謝氏說則獨惜曾子嘉言懿行不盡傳于後世未一表章有子竊以論語所載曾子言行較之有子爲已多矣孟子禮記之述有曾亦曾爲多而曾子問獨以名篇孝經大學其文章已是諸賢莫盛于曾子指皆盡獨惜有子之不盡傳于後世唯論語之幸存也宋世知尊諸賢崇世祀而獨遺有子顯孫予明立三氏學尚遺曾子其後始以子張與朱子進升爲十一哲仍遺有子至我

朝大典叠舉粲然畢備于是有子祠墓裔孫並孝得

以發其實補其缺此大賢之靈所以千古不墜而

聖治光昭益無復尚者哉

子夏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朱子蓋從經文論次體勘而得之並非妄誹故常以子張爲務外似也顧已不足以槪其爲人矣乃若以子夏爲爲人不與篤信謹守云云適相矛盾乎此固朱子所未嘗正言惟于子謂子夏章一載程子曰君子儒爲巳小人儒爲人而安溪論語劄記亦甚以爲然若也蓋此說本出僞孫奭孟子疏子夏悅在于紛華爲巳有雜于小人之儒教人以事于洒掃之

末悖戾顯然人所易見不足論吾獨怪司馬牛憂章註載胡氏說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一語謂之意圓而語滯既無謂矣又援子夏喪明事謂爲蔽于愛而昧于理不能自踐其言有不得不辨者夫以篤信謹守之儒孟子稱爲有聖人一體二十篇首末備紀其論學立教宗旨傳經傳道炳然千古乃卒之老而不能自踐其言徒責人以安天命敬恭而不自知其蔽于愛昧于理是直後世著書立說者流矜大言無實治所謂色取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子夏其終不免

爲小人儒乎何以曾子當日之怒而罪之者若是烈此胡氏何以獨論子夏之深如是然觀古今之論者無識而好輕議古人之短長其狂戲未有不至于是者彼蓋不察檀弓雖列禮經多難攷信前儒所爲致疑雖其中者非一端矣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蓋亦必實有此事即有之自緣老眼就昏適會悲傷增重未必全因哭子今姑就所紀核之其誣尤顯不但誣子夏並誣曾子曾子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夫曾子之弔自以子夏喪其子也古但有弔喪子之禮豈

別有哭喪明之禮誣一也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人疑汝于夫子此自人之尊事子夏未必夏之竊儗聖師果其爲罪則曾子早宜忠告如有若事之説不可以相戒胡乃歷怨而友直待呼天始發乎誣二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親喪固所自盡何必有聞毀不滅性禮也是徒以後事而并坐前罪耳誣三也喪爾子喪爾明果罪即無所用呼既呼且哭即未嘗罪徒因無罪一呼而怒及之是罪本在言不在事也因言及事則借因罪加罪則苛且人方老而連遭不幸乃

以慫恿爲忠誣聖賢豈有此情理誣四也文既近誣
則事非微賤可見矣碩人稽乃有之而注疏皆以子
夏恩隆于妻子鄭氏于襚汝一語謂其言不稱師數
梁疏至稱子夏匿聖人之論此誣伯宗擾聖人之美
且以伯宗見殺子夏喪明並出天之報施背誕不經
已極若胡氏者儼然道學之林方當辭而闢之乃反
因而甚之豈非無識趣而好短長遂不顧其毀及先
賢也哉嗚呼安國之說春秋誣聖非法朱子亦嘗非
之而卒誤爲元明俗儒所尊信此又明明誣毀先賢

而朱子取之以致數百年莫問其析言之罪吾嘗謂孔子未必有誅少正卯事而後世之爲少正卯者不少安國殆其魁也不知其儼然從食廟廡將何以逃聖門之斧鉞也

子張

史記家語之記仲尼弟子年歲多有異同蓋非盡確姑以是考之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于七十子中猶爲少計當孔子卒時纔二十有五其辟其過皆少年情性然耶傳又稱田常欲伐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不許是時子路猶在則子張年不過弱冠子石者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更未及冠宜孔子之不許也而自門行書紳諸歸實踐至其言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已非復務外舊習又言我之不賢人將拒我轂

然君子反求之旨以之成己以之誨人蓋當在聖人既沒後專然論語二十篇終述堯以來又特終以子張問政孔子告以五美四惡帝王法戒詳哉盡之記者蓋深有意于其間足以明子張之學體用兼備有得于聖道之傳者大也豈可以辟過概其爲人乎予嘗以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爲正蓋干祿之語他經所無獨見于詩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論語作學學乃問字之訛耳或曰問御是學則二十篇中何問非學而獨異于此

且聖門豈別有所謂干祿之學者哉．觀集註不解學字．其載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又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則亦通作問言．但必以此問遂爲務外．是周召作詩．先教人以務外矣．人若干天祿．士干君祿．自是通義正經．不爲非分或覬．故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古人原不諱言干求．但在豈弟不回．孟子言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皆明白揭示端爲當時鑽營立戒．不僅極致形容．而勿學壯行之志自隳．子張何獨不然．夫

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乃教之盡其在我寡尤悔亦卽古詩訓弟樂易之旨並未言其關之非此亦學者所宜見其大擬其實而不在高談無用之道學極識聖賢之淺深者也

左邱明

左邱明不列弟子之數蓋史記家語有闕遺抑或本非弟子如蘧伯王之流後世以入從祀而當時固聖人友也故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語氣與唯我與爾有是夫者稍別顧已足見其是非不謬于聖人矣其又有所謂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者正如稱子產爲古之遺愛叔向爲古之遺直皆同時而以古況之不必倒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而遂斷爲先後時也太史公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

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原以左氏在七十子外孔安國注論語則云左邱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同是左邱明猶之太師摯夫子正樂必因樂師則正史必因史官一也故孔疏于左傳序又述嚴氏春秋（嚴彭祖傳公羊學者）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是實杜預

之序左氏受經于仲尼身爲國史云云所從出尙邪疏無與詞者也夫既受經而爲之傳即以爲親受業弟子不爲過矣乃集註謂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若論語之左邱明自在孔子前與傳春秋者爲二人于是說者紛紛皆以仲尼弟子無左邱明至并左傳而疑之識之非但其人可以忽晉忽楚並其文其事可以忽秦忽漢若千百年史漢相傳之成說概不足信而唯藐焉之一知半解獨伸者斯豈暇與之深校哉

子產

春秋列國人物、以子產爲第一。其言其行、無不有粹然聖賢氣象。蓋具王佐之才。而惜其處弱國事闇主不足以竟設施。顧已爲當時所推服。聖人亦極稱之。必非臧文仲管仲所可同日語。夫人至于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可謂不善之多者矣。雖有他善不足稱矣。人至于有君子之道四。可謂善之多者矣。其所未至。特去聖人一等耳。不知吳氏者奚以妄軒輊乎其間。而集註取之。其于問管仲末。又謂子產才不勝德。朱

儒好雌黃前哲，往往欠公道。凡論語載諸高弟之言，有已見正于聖人者，有未嘗見正于聖人者，既一一指其疵弊，乃至并其聖人之言而必反之，幾似聖人論人全無正實，專務隱善而揚惡，陽褒而陰刺者，殆非後學所能解也。

子產作丘賦，渾罕譏之；鑄刑書，叔向譏之。後儒因之不察，鮮不以變先王之法，非仁人之心，不惠不義貶之。而謂人備稱其養民使民之有道，他日又曰惠人，因古之遺愛，皆統生平行事而言，豈不知此二事也

者則是不以此二事爲子產累也豈唯不足以累子產正足以見子產蓋當時周禮紊亂不行久矣自齊作內政晉作州兵轅田魯則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猶以爲未足鄭以小國厄困晉楚之爭恐貢賦之不暇給其必積有暴征加派之事在子產前爲經傳不及書者況復豪族橫行淫風靡敝獄訟繁而條例雜小民尤易違犯有司莫適重輕子產蓋有不得已之心焉毋亦唯是酌劑乎時古之閒尋之節制勒爲章程使變而不失其正猛而適濟其寬所謂吾以救

世必非苟焉而已。特惜其實莫詳，注家各以意言耳。彼渾罕叔向言非不正，而于子產之才本有未逮，于子產之心莫能深體也。然而仲尼則譏趙鞅之鑄刑鼎矣，譏季孫之用田賦矣，獨于子產無間焉，而亟稱歎之如是。聖人誰毀誰譽，豈有其作其鑄猶是俗吏苟且之為，明與仁愛之道反，而肯深沒之而輕阿之者哉。迂儒去古絕遠，無知人論世之識，漫狥一時之未識為口實，甯同膠固，遂以子產與管商申韓同論。反讀禮記子產猶眾人之母，則又以其惠，務煦煦為

仁而若聖人之眞有不足于子產猶不知此非實孔子之言也能食之不能教已與所謂使民義矛盾矣孟子之言爽與濟人亦非子產實事非正譏子產也

鄭氏注禮猶據之皆不察也

甯武子

衛文公惟布帛開國初左傳紀其務材訓農諸大政詩亦有定之方中諸作綽然中興之美厥後忘齊桓之德乘喪而從不義之師狄讐也則比之邢親也則滅之舉動背亂爲春秋所貶而公亦殂矣又以失禮晉公子致貽譏其子蓋不足以有道稱是時甯武子即從父在朝本未得政如伐邢之役莊子實主之義無可執咎亦未足以知稱成公立未終喪即遭晉伐倉皇出走其失策全在即楚殺弟幾至覆亡不保亦

但可爲無道而未得有道時自賴棄饘之從寬濟大難爰及返正而享祚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卑秡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謨至于外平晉魯內返匡戚可謂轉寧爾邦家誠有道時矣誰爲爲之皆當武子力也觀經傳于衛侯歸後紀武子兩大事皆有書無譏一則傳三十一年帝丘之遷公命祀相武子不可一則文四年來聘魯人重其知禮乃武子執政時實事所謂其知端宜在是聖人論人必該始終有證實非但發眦無事之謂然以其不祀

非鬼爲知足以經國家正鬼神而猶有疑發於退幾
惑不藏復久不祀非謂若以其不答湛露彤弓爲知
足以明禮樂務使命而亦有辭上卿之享不拜肆夏
之三者故曰可及而專難其愚武子於先處無道後
處有道實亂易無道爲有道者人則亦知其後此顯
著之善而不知其初隱忍之忠故特揭有道之知于
前以形起之也杜預所見本淺故以聘不答賦指爲
愚不可及之證若武子弟詐爲愚者而邢疏漫襲之
集註始爲定旹誠得表微正旨然以文公時無事可

見爲知毛氏閻氏徒相爭辨蓋皆得其半而遺其全善于抵虛而踈于考實云

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

令尹子文楚之良也陳文子齊之賊也子文毀家靖國忠莫大焉三仕三已之實後世無考惟國語有云鬬子文三舍令尹當時蓋得其全故備援立論足見始終子之許之是就人論人君僭王猾夏已非一日既為楚臣止知楚事不必以此為不仁罪案非如陳文子去齊厥僅一節其去而旋返絕無匡正之功尚務陰深之術內傾朝列下惑民心卒移齊祚義之為田實無宇啟之以視子文忠奸懸隔矣而子姑許之

亦就事論事而已不屑及其他也至季文子初附仲遂繼逐子家不成小君之喪多行無禮爲魯數世禍去政逮之罪魁雖死無私積小節可稱豈知度義而世傳其三思後行蓋非實錄如求遭喪之禮一事杜注因而附會其不足爲大臣謀國持身正術明矣聖人論人有直揭定評者有微寄示意者此再斯可矣一言則又因事衡理而其人之臧否言外見之皆春秋之權所謂隱而顯婉而章者也

衛公子荊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總德也公子荊非總德也觀聖人之所稱述可以得其人之淺深何者古大臣與國爲體其大者推擢人才汲引善類所以爲子孫黎民利而非爲一身一家之私也公叔文子與僎同升能忘己之勢而不抑其下之賢一事已足千古所謂時言樂笑義取聖人不即信之亦未嘗疵之彼既老矣猶韡而如公惓惓于君國檀弓備紀其三善明非一節之長矣而公子荊則第以善居室聞是固佳公子之能謹身保世

者祇同時秦鍼宋辰衛則公孟之倫胥壞絕遠然曰室而已無與君國之大計也其居本不貧未聞尊德樂義之實推己及物之量也世固有生長富貴性善淡泊僅以自適而無遠志一苟則無所不苟者荊殆其人聖人不遺小善蓋與晏平仲同爲取其一節平仲處崔慶陳鮑之間介然不苟可謂能中立者然亦僅全其身而無救于齊爲大臣當國俠寧斤斤與人交之見長乎言其善于此必有不善于彼者矣雖然鄭子張何人也生在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

以後言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斯言之親切如此睨而悔曷若豫而思則衛公子荊不可淺彼晏子之國奢示儉猶是道也吾壹不解夫世之營營殖貨以爲華者方且甘爲子荊之罪人而不辭又何足與公叔氏衡淺深哉

泰伯

讀集註有必不能爲朱子阿者其如泰伯章當此章注疏本分明注王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于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此乃詩義疏議王肅曰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在文王故去而適吳者也是謂泰伯自欲讓并不用史記太王欲立季歷之說極其正大不刊邪疏載鄭注則仍用史記然云太王欲立季而未有命亦體貼穩切皆未嘗以

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詩之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特以周興于岐推本始遷而言之猶書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云爾太王于是時必不得有翦商之志也書之稱王季乃云其勤王家寧太王而有異乎史言文王陰行善一陰字說者猶疑之況太王所事非紂而迺包藏禍心竊竊神器乎果其有之泰伯方宜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而從以不從逃去無是理也左傳言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亦謂太王歿時不從在左右非不從親志之謂也文王百年而後崩武又十

三年乃胙商後泰伯百餘年泰伯之時不得爲當商周之際借使不讓亦當如王季其勤王家不足遂有天下泰伯又無子其傳世當不過如吳世家太伯卒弟吳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而已更不足以有天下凡言讓者謂本已所有而不居也伯所得有國而已天下自商之天下非所有也非所有即非所得取何假伯之讓耶從謂之讓不取是宜後儒所不能帖然者晉乎鄭氏之注曰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反

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謂泰伯原祇讓國也史記正義則又載江熙曰季歷生文王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以太王疾託採藥于吳越而不反太王薨而季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薨而武立遂以有天下三讓也立意同王而分析所以言三讓者天下之旨尤精確勝鄭足爲此章書定案特惜疏之不知採朱子又不肯採也吾且謂泰伯之讓其不可測亦在乎與仲雍偕行何也伯不讓國

非季有國也伯讓而不與仲俱則以倫敘仍非季有而仲之子孫又不足以有天下則天下事未可知非伯之所以善達天命也是故伯必借仲伯之深也仲能從兄仲之深也然而是矣詩不言仲夫子亦不言仲是伯氏無得而稱仲亦民無得稱知伯則知仲矣伯不有其有故謂之讓謂之至德仲不有其所不有故謂之逸謂之中清中權

宋太祖之取天下不以正陳橋之役有慚德焉文公以本朝非所敢議而不能釋然于萬世之公故

註論語深詆意于兩至德章若孔子之有不足于武王也者然而子固言周之德非獨言文之德自漢儒誤以武王十三年爲上承先君之元始以服事專屬文王宋儒既辨正十三年爲武即位後年數則亦可以明武非汲汲于殷與言周德之旨矣而猶必從舊說至泰伯則又不從舊說將文事如史遂裒三分天下節題將德埈泰伯章題所以爲經義關係不小不研經固不可與爲友云

羿浞

孔氏書傳以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故于論語注言羿篡夏后相之位亦以相爲羿所立而篡之也此孔氏之謬而歷來諸家遵之乖異百出朱子亦謂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皆不考于左傳滅相者乃寒浞非羿也浞之殺羿在滅相前蓋不如邢疏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已長大自能用師

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及年長已堪誘猶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規切傳文先後分析斷制俱爲詳悉唯云羿逐出后相相倚仍諸家仲康與相皆羿所立之說不如杜注不主廢立而以太康失邦仲康及相皆夏人立之其亦謂羿逐代相則以浞澆之事皆因于羿約總言之耳其詳具予尚書春秋說中羿爲始亂夏之人寒浞澆爲終滅夏之人故經對文立言細繹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備見

晉文公齊桓公

齊桓公質地渾厚爲君寬而有體而又深謀遠覽
機適變之才全然任一管子信從其教以興伯業若
昭烈之于武侯然管子亡而三豎用桓公之志荒矣
管子之教桓公以正自定魯難封邢衛後莫如爾鄭
子華一事於規利之中不失德禮之道言桓事者但
知務服召陵葵邱也晉文公天姿英果處危困時流
亡于秦楚之庭不少挫所自負者本大不規規尺寸
而能絡人才狐偃趙衰魏犨臼季一時桀黠樂奔走

爲之用皆公之以術馭之非有尊倚其居心甚猜忌而行事通達善轉圜盡曹瞞一流惡莫先于納懷嬴莫大于圍溫原遷陽樊言文事者又但知敗楚召王也閻氏四書釋地又續曰王伯厚史記正誤可謂發千古之覆矣仍有一大誤未正者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實犯所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

六卽纛亦止四十有四耳故杜注城濮之戰云晉侯垂此四十矣安得如陳際泰稱而不正文老而舉誤故慮日暮而討挺者耶察此論亦見考核矣卽傳稱伯舅耋老則齊桓乃是老而舉事入反略之讀書但皆偏徇一說為立言之徹故不可以不知其人論其世云

桓公子糾

糾桓之為兄弟左無的據而杜注以糾為小白庶兄考史記齊世家襄公無道羣弟懼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行次秩然穀梁傳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自存出亡亦先言糾次言小白又云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明糾有當立之道故獨言迎桓當有讓糾之道故斥言不讓則糾兄桓弟杜氏括然可信且以左氏經傳證之經書納子糾子者宜

君者也卽公穀止作納糾而于齊小白則云篡辭于齊人取子糾則云貴宜爲君可概見矣傳記齊人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惟糾是兄故渾其詞曰親君是弟則當斥言示罪無庸諱也是卽左之的据也故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古說彰彰如此惟漢書淮南厲王傳文帝令薄昭與書乃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然韋昭注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愚謂亦非爲諱第取與上兄弟對文耳夫何宋儒必泥衆書之明文而取僞託之單說自

程子始斷桓兄糾弟以糾之見殺爲當罪仲之相桓爲得正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蓋發前人所未發而胡氏說春秋亦主之朱子亦載入集註中竊以糾果不正管仲本不當死則子路子貢之巳妄子當先明其不死之義以示教未必胡盧提倣以功奪厥惟死在可否閒而功爲獨大也善乎楷江戴王曰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蓋不以匹夫之諒指忽言然即指忽言亦無惡乎其死何也然之死特較之仲爲小耳仲之功聖人亦節取之耳然

如程子言例以王珪魏徵爲功不揜罪其猶可也而
至以聖人之言爲害義不已過乎

錄王珪魏徵論

讀柏鄉相國魏文毅公裔介兼濟堂文集其王珪魏徵論有足與余說相發者曰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語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之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糾奔魯

小白入齊既立仲納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則不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復繫子者非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微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論語子貢子路皆言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可考史記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

戰于乾時魯公敗北齊遺鮑叔曰子糾兄弟弗忍誅

詳史記之文則子糾乃桓公之兄矣左傳杜注亦曰

子糾小白庶兄蓋本史記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

糾少豈未考耶至胡傳大略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

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一字固不

足深辨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以反國此殊不足為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證必

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泛引之文為據耶余

謂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

必是夫子第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爲兄爲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陽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徵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爲世子建成雖爲太子上有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爲君也此與反面事讐者微有不同故應在未滅之列耳功過旣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也若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

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僚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諸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取義至精爲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太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子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品在召忽之上其謬

信之若子糾建成旣已爲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
臣合之功仁義之效則馮道范質之流當爲君子之
所羞稱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俗案此
論詳晰後段引尹氏尤暢不厭備錄之程子胡氏金
華諸儒春秋事理乖謬可刪也

再拜弟子門人考

曝書亭集之分弟子門人考非獨主歐陽亦以洪氏隸釋隸續所言東漢諸碑例并廣證法爲據今按氏薤琳瑯載漢太山都尉孔宙碑陰門生故吏名門生四十三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以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云云近觀妙齋金石文攷述之此體非一愚謂門生卽門人自是生徒之稱弟子或其族屬或出校官弟子員

其列在門生後轉未必是親受業之人即依洪氏所論蓋亦漢人之例有之未可執以爲孔門之例也此猶子公羊子子沈子子之類何休以子冠氏上者爲本師單稱某子爲他師皆後人之隨時起例孔門曷嘗有是哉考漢藝文志孔子徒人圖法二卷今亡而言徒又言人毋亦取于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二語以覩及門稱徒不得及門槩稱人爲之區別義非不可而遂以槩論語諸章之門人則徒見其繁而難通矣是以鄭注小子門人也趙注小子弟子

甚明乎二稱之本一未嘗拘當時風氣也若廣譜法之分併是非即其以離婁爲孟子門人可見一班甚足論哉二考中引援辨證如据禮補孺悲公罔之裘序點据孟子補牧皮据世家補顏濁鄒据家語補孔璇論左邱明稱左氏之爲避先師諱斥明人去秦冉顏何之非皆至正當乃若以秦丕茲爲首列而不顧史記家語之本無年歲以南容南宮适與南宮敬叔爲二人蓋廢鄭康成以來之成說又增孟懿子于弟子而不察耶季逐君之久在所黜弟子考既載孔忠

去伯魚矣，而門人考又獨列子思，知曾西之即曾申矣，而曾元又斷不錄，以及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並明著經典，第附見而不正列。其孟子弟子考既依朱子去季孫、子叔、告子，而仍進盆成括、滕更，又据晏子春秋，以盆成括與景公同時，嘗爲孔子門人，皆雜說迷離，本不可爲典要，而徒以濶見聞，至于引孫奭疏而不察其僞，則皆朱氏之疏也。